

1967



連南文史資料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连南瑶族
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第九辑

94

连南文史资料

第九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连南瑶族
自治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目 录

- 一、忆李楚瀛将军在叶县…李记带口述、谢应平执笔（1）
- 二、李楚瀛将军二三事……………谢应平（14）
- 三、李楚瀛将军参加过的北伐、抗日战役…谢应平辑（18）
- 四、李楚瀛将军任职系年……………谢应平辑（19）
- 五、初识李楚瀛……………梁卫军（21）
- 六、抗日片断忆……………李记带口述、谢应平执笔（28）
- 七、话说三江“冬大过年”的历史根源……………黄 湘（41）
- 八、赖秉钧的传闻……………黄 湘（46）
- 九、三江清代交通述概……………肖维国（48）
- 十、三江协的营汛……………肖维国（55）
- 十一、三江口协编制及营汛驻防表……………肖维国（66）
- 十二、革命烈士英名录……………罗昆烈、蒋绍勤供稿（60）

忆李楚瀛将军在叶县

李记带口述、谢应平执笔

一九四〇年八月，我和黄墨苍（本县三江城西人）一起从九十四军（军长李及兰，阳山县人）调到八十五军特务营服役。他任特务营中校营长，我在该营二连任上尉连长。部队驻河南省叶县。到职的第二天，黄墨苍对我说：军长是你村的李楚瀛。我开始听了很奇怪，因为跟我同村同姓的，我从未听过李楚瀛这个名字。后来才知道，他原来是我村的李成就，当了师长后才改名李楚瀛的。

特务营的任务是保卫军部的安全（相当于现在的警卫营）。驻地与军部不远。这时战事在湖北、广西一带，河南暂无战事。一个休息日，我便跟随黄墨苍一起去见李楚瀛。

我虽说跟李楚瀛同村同姓，但从没有见过面。他比我大十多岁。我懂事的时候，他就出外当兵打仗了。母亲在家，也没回来探望过一次。现在他当上了指挥千军万马的军长，他还会不会认我这个同姓老乡？一路上，我跟在黄墨苍的后面，一边走，一边想。

李楚瀛住在离军部不远的一幢民房里。门口站着一个警卫。哨兵问清我们的来意后，便进去通报。不一会，李楚瀛身穿便装来到门口，跟我们握手后便领我们进屋。经过几步宽的一个小院子（我们本地叫“天井”）便到了会客厅。客厅最多不会超过十平方米，正面靠墙一张方桌，桌上有两个水盂，几个茶杯，两侧放了两张木靠椅，还有两张木制条凳叠放在一边。左右两侧各有一个门。里面大概是卧室。房子是青砖砌的，扫了一层石灰浆。虽然靠厅门一侧有一个小木窗，但客厅仍然显得阴暗、闷热。

李楚瀛一边喊“客人来了”，一边请我们坐在靠椅上。黄墨苍坐了，我没敢坐。因为我坐了，主人就只好坐条凳，喧宾夺主，很不礼貌。李楚瀛硬按我坐下后，便给我们拿来两把纸折扇，随后又给我们倒茶、递烟。茶我不会品，烟倒不错，是当时的名牌（什么牌子我记不起来了），又香又顺喉。看来李楚瀛不会抽烟。只见他从口里吸进去，又从口里吐出来，鼻孔是不冒烟的。他问我和我父亲叫什么名，我回答了他。他听后很高兴，说：“原来是堂弟，以后你就叫我三哥好了”。又转过脸去对黄墨苍说：“在这里，你就叫我大哥，不用叫军长！”

这时，他的夫人从里屋出来，拿来饼干和梨子，放在方

桌上，叫我们吃。随后便坐在一边的条凳上。李楚瀛站起来向我和黄墨苍作介绍，说：“这是你们嫂子，江苏人，姓孔。”她站起来向我们点头笑笑，便坐下。他的夫人长得很漂亮，举止很文雅。没有戴耳环、项链、戒指，穿一件黑色绸旗袍，一双花木屐。她坐在旁边削梨子，削好了，就递给我们。我们谈什么，她只是听，并不插话。

喝足茶，抽过烟，李楚瀛便问黄墨苍和我营、连的情况，从作战训练、枪械保养、军饷发放到战士食宿，什么都问。甚至连营房附近老百姓愿不愿借东西给我们都问到。我们刚调来不久，有很多都回答不出来。李楚瀛看见我们吞吞吐吐、结结巴巴的样子，就严肃地对我们说：“当营、连军官的，这些情况一定要了解，做到心中有数。心中无做，就带不好兵，打不好仗！”第一次见面，就遭批评，我俩都感到很难堪。这时，他的夫人便倒上一杯茶递过来，李楚瀛会意，便立即转换话题，算是给我们解了围。

接着，话题转到了家乡。李楚瀛问我们有没有收到家信，家乡今年不知有没有发洪水，发“禾虫”（注：即三化螟虫、是当时为害水稻最烈的水稻病虫）。还问我村前那棵榕树还在不在。说他小时候经常爬上去掏鸟窝，取“猴子羌”（一种寄生于树上的植物，叶似蕨叶、茎细长，根肿

大，象羌，有黄色绒毛），有一次不小心从树上摔下来，差点摔死。说得大家都笑起来。

最后，李楚羸特意向我了解他母亲的情况。我对他说：三年前我来当兵的时候，她身体挺好的，还到后背山割草，来当兵以后，就不清楚了。我说的前半句是假话，后半句才是真话。其实，三年前，从接到征兵通知书那天起，直到离乡入伍时止，全家都为我吃不好饭、睡不好觉，母亲更是终日眼泪汪汪，那有心思去注意他人的事？我这样说，只不过是安慰他罢了。我不知他是否知道我骗他，大大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母亲这辈子也够辛苦的了。父亲不争气，抽鸦片烟，我们兄弟姐妹全靠她一人开油锅炸糍粑来维持。我曾多次慰过回家乡去看望她，可老是打仗，不知打到何日何时？”听了他的话，我也想起了在家的母亲，心里也很不是滋味。黄墨苍大概也是这样，低着头不作声。片刻，黄墨苍问：“家母最近有信来吗？”他长叹一声说：“有倒是有的。抗战以来，她每月都有信给我，都说他身体很好，要我安心打仗。谁知道真好还是假好？军务在身，我又抽不出时间去看她！国难当头，孝子难当啊！”看他时，眼睛都湿了。

这时，孔夫人又来解围，给我们递烟后，问：“中午这里吃顿饭吧？”李楚羸从伤感中回过神来，说：“好！煮

大米饭、多炒个菜！”

中午，我们在李楚瀛家吃饭。两个菜：胡萝卜煮猪肉、大葱炒鸡蛋，外加一瓶高粱酒。夫妇二人，分工合作，孔夫人不停地把肉和蛋堆到我们碗里，李楚瀛则频频给我们斟酒劝饮。李楚瀛和我的酒量都不大，两口下肚，便连脖子都红了。黄墨苍酒量不错，喝了大约半斤。

临别时，李楚瀛夫妇送到门口。李楚瀛给我戴正军帽，系好军纪扣（我临走时疏忽了）说：“以后要注意，军法是不认亲的”。随后又交待哨兵：“今后他们两人来时，不用通报。”

第二次去李楚瀛家作客是那年中秋节前的一个休息日。我和黄墨苍两人一起去。走到门口，门卫向我们敬了个礼，便摆手示意我们自己进去。

进到会客厅，椅子上早已坐着一位客人。李楚瀛站起来向我们介绍说：“二十三师六十八团团长陈德培。”陈德培站起来向我们点头。随后，又把我们二人介绍给他。李楚瀛给我们递烟，孔夫人为我们倒茶。可能是因为有两个生疏人在的缘故，陈德培稍坐片刻，便告辞而去。孔夫人说大：“你们坐”，也退进里屋。显然，她是把我们作熟人看待了。厅里只剩下李楚瀛，我和黄墨苍。

互致问候后，李楚瀛首先又问我们营、连的情况。我们一一作答。李楚瀛听后点点头，看来还满意。

黄墨苍脑子灵，想顺藤摸瓜，弄清楚他老问这些问题的真意，便说：“我带一个营，几百人，都很难带，打仗就更难了。你带一个军，几万人，怎么带法？”

李楚瀛考虑片刻，说：“其实，带兵没有打仗难。打仗先要摸清敌情，了解敌人兵力多寡，战力强弱，武器装备，行军路线等情况，然后调兵遣将去对付他们。战场作战时，要讲究机动灵活，如何隐蔽自己，消灭敌人。既要大胆，又要心细，要有勇，又要有谋。带兵就比较容易些，只要带好心就行了”。我们听后，都感到莫名其妙。李楚瀛看见我们在那里发呆，就解释说：“带好心，就是要带好军心和民心。当军官的首先要遵守军纪，执行命令，赏罚分明，关心下属。不要随便发官威，打骂下属。这样，部属就会心服口服，听你命令，服你指挥，英勇作战。带好民心，就是不要去奸淫掳掠百姓，做到‘新到之处，私毫无犯。’这样，老百姓就会拥护你，为你提供许多方便。例如借锅头给你做饭、借桶给你打水，甚至为你提供敌人情报。我们规定调防时，一定要还清所借物品、所住房舍一定要打扫清洁、对老百姓要和气，就是这个道理”。经他这样一解释，我们都觉得有道理，

很信服。不久，刚好我连抓回了一个四川的逃兵，我就试着用李楚瀛的办法来解决。我把他叫到连部，这个战士吓得脸色发白，浑身打哆嗦，以为我一定会送他到军法处。结果我没这样处理。我细声细气问他为什么要逃跑。他说他全家人都“打摆子”（疟疾病），农忙没人种地，请假又怕不批准，所以逃跑回去帮家里种地。我看他不象是讲假话，就叫他回班里去。第二天，我发动全连接了几十元，寄到他家。这个战士很感动。后来，在西峡口战役中，作战非常勇敢，被破格提升当了排长。

时近中午，李楚瀛叫孔夫人为我们做中午饭。我们起身告辞，说：“我们想回去洗个热水澡，好久没洗澡了。”李楚瀛一听，说：“那好办，先吃饭，后洗澡”，便把我两按回原座，又给我们递烟。扔掉第二根烟头，孔夫人便把饭菜端到桌上。食谱仍是米饭、肉、蛋、高粱酒。吃完饭，我们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。

第三次到李楚瀛家作客是“双十节”。还是我和黄墨苍一起去。还未进屋，就听见人声鼎沸，进屋时一看，屋里已坐满了人。我们正要退出，孔夫人从里屋端出了两张矮凳，硬要我们坐下，并给我俩递烟倒茶。屋里除李楚瀛夫妇外，还坐了五、六个人。我们只认识一个：二十三师六十八团团

长陈德培。他坐在条凳上。其余的都不认识。他们都穿便装，无法判别他们的官有多大。李楚瀛也没向我俩介绍。但从他们的年龄和说话时那种声大气粗、无所顾忌的神态看，起码该是团长以上的人物。在这些大人物的面前，我俩都有自形残秽之感，无言可发，也根本不敢插话。走吧，拂了孔夫人一片待客之情；留吧，主人又忙于应酬那些大人物，无暇顾及我俩。只好坐在一边喝闷茶、抽闷烟，真是进退两难。无奈，只好尴尬地坐在一侧，听他们高谈阔论。间或，两人也小声谈些彼此感兴趣的事。

开始时听他们在议论韩复榘、后来又扯到南京朱守、武汉、长沙会战去。喉咙又大，声音又高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毫无次序，就象吵架，吵得耳朵“嗡嗡”响，也不怕主人辨气。李楚瀛不参加争论，只坐着大口大口地吸烟：从口里吸进，又从口里吐出。我听了老半天，才听出个门道来。原来他们在争论那些战役本来就应该怎样打、不应该那样打，双方各执己见，互不相让。最后，双方争得精疲力竭，就请李楚瀛来当裁判。

李楚瀛扔掉烟头，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说：“各位要我当裁判，说明大家相信我这个公证，我表示感谢。我认为，双方都有理，一个半斤、一个八两！”

李楚瀛的“裁决”，立即遭到双方的强烈反对，都说他“各打五十大板”、“和稀泥”。李楚瀛并不恼，反而心平气和地说：“各位说我‘各打五十大板’也好，‘和稀泥’也好，本来嘛，我就不是诸葛亮，没有料敌如神、决胜千里的本事。依我看，作战计划能做到大体符合敌情，就算很不错了，那能做到一丝不谈呢。诸葛亮还有街亭之失，更何况我们？依我说，打了败仗，作战计划做得不好，要打屁股；战场指挥不好，更要打屁股！”

不知谁说了一句：“官官相护！”我们都替他捏把汗。心想：在那么多人面前，居然敢骂军长，这个人真是胆子生毛了。我抬眼瞅李楚瀛，还真是够修养！没发怒。

“请各位让我把话说完再骂我，好不好？”他见大家不作声，继续说：“我们是跟人打仗，不是跟泥团石块打仗。泥团石块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你的作战计划订得再好，再具体，敌人也不可能完全按照我们的计划去行动。我们设下埋伏等敌人来，有时它就不来。有时我们预计敌人遭打后一定会逃跑，可它偏偏不跑。即使逃，也不按照我们设计的方向路线逃。这种情况，可以说是每战必有。制订作战计划的人，又不是先去问过敌人的指挥官才制订，那能做到一丝不谈呢？你们都是打过仗的人，你们说是不是？”

他没等大家回答，又继续说：“作战时，战场上的情况是千变万化的。正因为这样，我们军队才设了那么多指挥官，上自总司令，下至连、排、班长。总司令是大官，连、排、班长是小官，大小官加在一起，大概平均十个人中就有一个，比起地方来，多得多了。设那么多官干什么？就是要他们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，根据敌情变化，随机应变，指挥战斗。‘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授’，皇帝的话是圣旨，不听是会杀头灭九族的，但带兵在外的有时可以不听，可以根据敌情变化相机行事，灵活指挥作战。所以我说，打了敌仗，参谋部要打屁股，我们这些指挥官更要打屁股。你们说是不是？”

没有人回答他的“是不是”。看来，也回答不了他的“是不是”，一场舌战就此结束了。

中午在李楚瀛家吃饺子。男的刚满一席，八人。孔夫人一旁侍酒。

告别时，李楚瀛夫妇向我和黄墨荃说：“冷落你们了，请别见怪！”

我们回答：“没关系”。

此后，我和黄墨荃成了李楚瀛家的常客。也经常见到六十八团团长陈德培。李楚瀛不在家的时候，我们便和陈德培

聊天。

有一次，从李楚瀛家告别出来，陈德培问我想不想到他那个团去。还说，到他那里，不会亏待我。我随便答一句：“好呀。”便分手了。想不到答者无心，问者有意，不久，陈德培派人送来调令，任命我当该团二营四连上尉连长。我心里虽然不高兴，但“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”，谁叫自己说错话呢。生米已煮成熟饭，不去是不行的，只好委屈地前去报到。

赴任前，李楚瀛在家设宴为我送别。黄墨苍也来了。饭菜还是老一套。多了一个炒花生米，是给我们下酒的。

饭饱酒足。喝过茶，抽过烟，黄墨苍首先预祝我升官发财、衣锦还乡、荣宗耀祖。

李楚瀛没有接着致送别辞，却突然问我：“你小时候最喜欢到那里玩？”

我说：“我最喜欢到河里摸鱼。我们村边那段河很多‘伏石狗’（一种小鱼。胸部略凹进去，常贴伏在河石底部）。五六月时最多了，我经常太阳快下山时到那里去，先摸鱼，后游泳，洗冷水澡。天快断黑才回家。每次起码能摸到半斤，最多时摸一、二斤，用“拐子串”草串了带回家里，全家都很高兴，母亲更喜欢。一见我提着鱼回来，就笑

着迎出来，接过鱼拿去煮。吃饭时，先把最大的夹到我碗里去。”

说到抓鱼，李楚瀛兴致来了，还没等我说完，就把话接过去，说：“我不会摸鱼。我喜欢在我屋边那段田沟翻泥鳅。先堵住来水，再筑一道泥墙，用脸盆把水舀干后，就用手翻。有一次翻到一条泥蛇，被咬了一口，回去给母亲骂了一顿，还用竹鞭打我。看见母亲狠狠地举着竹鞭朝我打去，我赶快咬牙忍鞭，可竹鞭打到肉时，一点也不疼。”

黄墨苍见我们谈得那么兴致，也不甘寂寞，参加到我们的行列来，说他小时候最喜欢到石头堆捉蟋蟀斗。有一次，捉了十多个，放到木盆里，可没有一个会斗。我一气之下，把它们全部喂了鸡。

我们三人你一言，我一语，谈儿时，谈家乡，谈母亲。忘记了今天聚会是为我送别。

快到不得不分手的时候，李楚瀛才言归正传，对我说：“人各有志。你要到六十八团去，三哥不拦你。我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送给你作留念，只送你一句诗吧，叫做‘将军百战死，壮士十年归’”。

我说：“三哥，我不懂诗。我只读过小学三年级。”

李楚瀛解释说：“这诗的意思是：当军官的，百战难免

一死。你要做好为国牺牲的准备。”

我说：“这没问题。俗话说：‘耕田不怕屎、当兵不怕死’，当兵打仗那么多年了，还怕这个？”

“这就好。”

黄墨苍插话：“大哥，成文（当时我叫成文）到六十八团是好事，怎么尽说不吉利的话？”

李楚瀛反驳说：“说什么吉利不吉利，我不信这一套。当兵就要去打仗，打仗就要杀敌人。我们这个职业本身就是个不吉利的职业，是跟‘死’打交道的职业，还怕说这个？不过，人家总以为当兵才要不怕死，打起仗来，当兵的先死，当官的后死。这根本不符合事实。其实，古代也好，现代也好，一个官、一个兵，敌人先打的是官，不是兵。你们打日本鬼不是也先打官，后打兵吗？”

黄墨苍答：“是这样。宁可少消灭几个兵，也要先打鬼子的指挥官。我在九十四军时，凡打死鬼子军官的，就算立功。官越大，功也越大。”

李楚瀛突然问黄墨苍：“墨苍弟，你打仗三年，负了几次伤？”

黄墨苍说：“一次。”

“成文，你呢？”

我说：“我也一次。是在台儿庄战役时被鬼子打的。”

李楚瀛说：“你们两人加起来还没我一半多，我北伐一次，打井岗山一次，打日本三次。”说完，把衣服撩起给我们看。上身有四个伤疤，其中有一个在左胸靠近肺的地方。下身有一处。孔夫人在，他不方便脱裤，我们也不好意思看。

临别，李楚瀛夫妇把我送到门口。李楚瀛拍拍我的肩头：“多保重！打完鬼子，我和你一起回去抓鱼。”

此后，我就一直未见过李楚瀛。

李楚瀛将军二三事

谢应平

李楚瀛将军生于一九〇四年，本县三江镇联红管理区寨脚村人（解放前属连县高良上乡）。其父因染上抽鸦片恶习，不事耕作。全家八口，仅靠其母一人开油锅炸糍卖维持生计，家境清苦。有兄弟五人，楚瀛居其三。长兄成轩、二兄成锐、四弟成湘、五弟成溪。五人中，除二兄成锐从政（曾任职广东省参议院参议员）外，余皆从军，且三人任要职。楚瀛为中将，成湘、成溪为少将，可谓将门之家。